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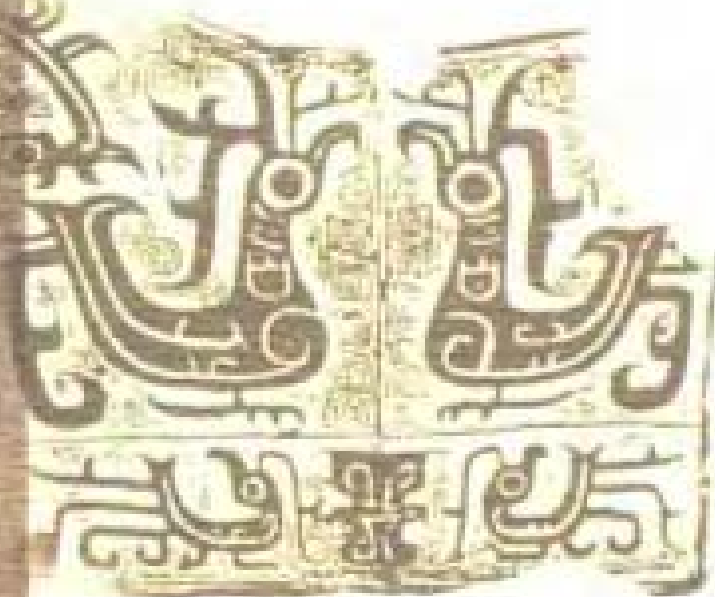
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历史学

中国古代史卷

主编

主编 彭卫 张彤 张金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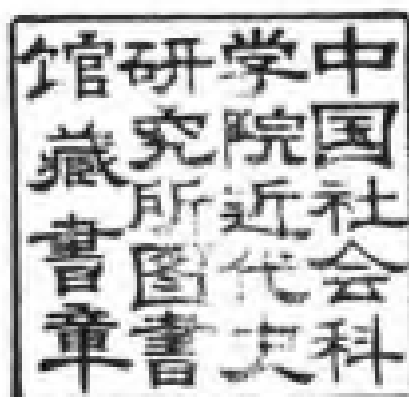


副主编 李学勤 陈寅恪 钱穆 钱宾四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历史学



主编 彭卫 张彤 张金龙

中国古代史卷

20shijizhong huaxueshujingdianwenku

中册

顾问

林甘泉 李学勤 陈高华 童超

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
中国古代史卷
中册

彭 卫 张 彤 张金龙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lzu.edu.cn

<http://www.lzu.edu.cn/press/index.htm>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19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641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311-01715-7/K·219

本册定价:39.00 元

全套定价:117.00 元

目 录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陈寅恪 (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	唐长孺 (28)
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余英时 (44)
论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 (73)
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	周一良 (96)
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和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	何兹全 (113)
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陈寅恪 (146)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节选)	向 达 (164)
唐代色役管见	唐长孺 (200)
隋唐耕地面积问题研究	汪 钺 (220)
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	严耕望 (241)
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	张广达 (279)
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	全汉昇 (298)
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	邓广铭 (331)
宋代制举考略	聂崇岐 (346)
宋代幕职州县官的荐举制度	朱瑞熙 (372)
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	梁庚尧 (400)
元西域人华化考 (节选)	陈 垣 (439)
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 (蒙古源流研究之三)	陈寅恪 (446)

《蒙古秘史》源流考	洪 业 (453)
《元史纲要》结语	韩儒林 (489)
成吉思汗生年问题	邵循正 (500)
元好问癸巳上耶律楚材书的历史意义与书中五十四人 行事考	姚从吾 (506)
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	翁独健 (546)
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	杨志玖 (566)
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	萧启庆 (573)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陈寅恪

一 引言

东晋孙恩之乱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旧史纪之已详，且为世人所习知者也。若通计先后三百余年之史实，自后汉顺帝之时，迄于北魏太武刘宋文帝之世，凡天师道与政治社会有关者，如汉末黄巾米贼之起原，西晋赵王伦之废立，东晋孙恩之作乱，北魏太武之崇道，刘宋二凶之杀逆，以及东西晋、南北朝人士所以奉道之故等，悉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以为解释者，则尚未之见。故不自量，钩索综合，成此短篇。或能补前人之所未逮，而为读国史者别进一新解欤？

二 黄巾米贼之起原

自战国驺衍传大九州之说，至秦始皇、汉武帝时方士迂怪之论，据太史公书所载（《始皇本纪》封禅书《孟子荀卿列传》等），皆出于燕、齐之域。盖滨海之地应早有海上交通，受外来之影响。以其不易证明，姑置不论。但神仙学说之起原及其道术之传授，必与此滨海地域有连，则无可疑者。故汉末黄巾之乱亦不能与此区域无关系。

《后汉书》六十下《襄楷传》略云：

襄楷字公矩，平原鬲阴人也。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臣前上琅邪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德。”复上书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初，顺帝时，琅邪（琅邪当今地详见于下第七章）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

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覡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章怀太子注以地名有三曲阳，而定此曲阳为东海之曲阳。其说云：

海州有曲阳城，北有羽潭水。而于吉、宫崇并琅邪人，盖东海曲阳（在今江苏省东海县西南）是也。（凡篇中古代郡邑之名其约略相当现今何地悉附注于本文之下，以便参考。但以在海滨地域，而又与本篇主旨之说明有关者为限。）

《三国志·吴书》一《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略云：

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常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

案，《江表传》所言与时代不合，虽未可尽信，而天师道起自东方，传于吴会，似为史实，亦不尽诬妄。是于吉、宫崇皆海滨区域之人，而张角之道术亦传自海滨，显于之有关也。

又据《三国志·魏书》八《张鲁传》及《后汉书》一百五《刘焉传》等，张道陵顺帝时始居蜀，本为沛国丰（今江苏省丰县）人。其生与宫崇同时，（宋濂《翰苑别集》卷六《汉天师世家叙》云：“道陵建武十年生于吴之天目山。”殊不足信。故不依以为说。）丰沛又距东海不远，其道术渊源来自东，而不自西，亦可想见。此后汉之黄巾米贼之起原有关于海滨区域者也。

三 赵王伦之废立

西晋八王之乱，其中心人物为赵王伦。赵王伦之谋主为孙秀，大将为张林。林、秀二人《晋书》皆无专传。其事迹悉见于《晋书》五九《赵王伦传》中。以予考之，秀固确为天师道之信徒，林亦疑与之同教者也。《三国志·魏书》八《张燕传》裴注引陆机《晋惠帝起居注》曰：

门下通事令史张林，飞燕之曾孙。林与赵王伦为乱，未及周年，位至尚书令、卫将军，封郡公。寻为伦所杀。

据此，张林为黄巾同类黑山之苗裔，其家世传统信仰当与黄巾相近。《晋书》一百《孙恩传》云：

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

以“世奉五斗米道”之语推之，秀自当与恩同奉一教。匪独孙秀、张林为五

斗米道中人，即赵王伦亦奉天师道者。兹遂写《晋书》本传及其他史料中有关事实，略附以说明。

《晋书》五九《赵王伦传》云：

赵王伦，宣帝第九子也。武帝受禅，封琅邪郡王。及之国，行东中郎将、宣威将军。咸宁中，改封于赵。

《世说新语·贤媛篇》注引傅畅《晋诸公赞》曰：

孙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赵王伦封琅邪，秀给为近职小吏。伦数使秀作书疏，文才称伦意。伦封赵，秀徙户为赵人，用为侍郎，信任之。又《仇隙篇》注引王隐《晋书》曰：

岳父文德为琅邪太守。（《晋书》五五《潘岳传》云：“父芘琅邪内史。”）孙秀为小吏给使。岳数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

案，琅邪为于吉、宫崇之本土，实天师道之发源地。伦始封琅邪，而又曾之国。则感受环境风习之传染，自不足异。孙秀为琅邪土著，其信奉天师道由于地域关系，更不待言。

又《晋书·赵王伦传》云：

伦、秀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秀使牙门赵奉诈为宣帝神语，命伦早入西宫。又言宣帝于北芒为赵王佐助，于是别立宣帝庙于芒山，谓逆谋可成。

又云：

使杨珍昼夜诣宣帝别庙祈请，辄言宣帝谢陛下（指赵王伦），某日当破贼。拜道士胡沃为太平将军，以招福祐。秀家日为淫祀，作厌胜之文，使巫祝选择战日。又令近亲于嵩山著羽衣，诈称仙人王乔，作神仙书，述伦祚长久以惑众。

案，陶弘景《真诰》一六《阐幽微》第二谓晋宣帝为西明公宾友，则在天师道诸鬼官中位置颇高。其所以立别庙于北芒山者，殆以鬼道仪轨祀之，不同于太庙祖宗之常祭也。《三国志·吴书》一《孙坚传》云：“中平元年黄巾贼帅张角起于魏郡，自称黄天太平。”《魏书》八《张鲁传》注引《典略》言：“张角（《后汉书》六五《刘焉传》注引《典略》作张脩）为太平道。”而宫崇所上于吉神书又名“太平清领书”，今伦拜道士为将军，以太平为称号。战阵则乞灵于巫鬼。其行事如此，非天师道之信徒而何？

又云：

许超、士猗、孙会等军既并还，乃与秀谋，或欲收余卒出战，或欲

焚烧官室，诛杀不附己者，挟伦南就孙旂、孟观等，或欲乘船东走入海。考《晋书》一百《孙恩传》云：

诸贼皆烧仓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虏掠财货，相率聚于会稽。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

又云：

刘裕与刘敬宣并军蹙之于郁洲，恩遂远进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复寇临海，太守辛景讨破之。恩穷蹙，乃赴海自沉，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

《晋书》八四《刘牢之传》云：

恩浮海奄至京口，战士十万，楼船千余。闻牢之已还京口，乃走郁洲。

夫郁洲为孙恩棲泊之所。《抱朴子·内篇》四《金丹篇》云：

海中大岛屿，若徐州之郁洲。（即郁洲，在今江苏省灌云县东北，昔为岛屿，今已与大陆连接。）

又《水经注》三十《淮水篇》云：

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山海经》所谓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自苍梧徙此云，山上犹有南方草木。今郁州治。故崔季珪之叙《述初赋》言：“郁州者故苍梧之山也。心悦而怪之。闻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观焉。见一道人独处休休然，不谈不对。顾非己及也。”

据此，可知郁洲之地为神仙居处，而适与于吉、宫崇之神书所出处至近。孙恩、卢循武力以水师为主，所率徒党必习于舟楫之海畔居民。其以投水为登“仙堂”，自沉为成“水仙”，皆海滨宗教之特征。孙秀之“欲乘船东走入海”，即后来其族孙败则入海，返其旧巢之惯技。若明乎此，则知孙、卢之所以为海屿妖贼者，盖有环境之薰习，家世之遗传，决非一朝一夕偶然遭际所致。自来读史者惜俱不知综贯会通而言之也。

四 孙恩之乱

晋代天师道之传播于世胄高门，本为隐伏之势力，若渐染及于皇族，则政治上立即发生巨变。西晋赵王伦之废惠帝而自立，是其一例，前已证明。东晋孙恩之乱，其主因亦由于皇室中心人物早成天师教之信徒。兹略举数证，并

附以说明。

《晋书》三二《孝武文李太后传》云：

始简文帝为会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废黜，献王早世，其后诸姬绝孕将十年。帝令卜者扈谦筮之。曰：后房中有一女，当育二贵男，其一终盛晋室。时徐贵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见宠。帝常冀之有娠，而弥年无子。会有道士许迈者，朝臣时望多称其得道。帝从容问焉，答曰：当从扈谦之言，以存广接之道。帝然之，更加采纳。又数年无子。乃令善相者召诸爱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诸婢媵示焉。时后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既至，相者警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计，召之侍寝，遂生孝武帝及会稽文孝王及鄱阳长公主。

《真诰》八《甄命授》第四（涵芬楼重印《道藏》本）云：

我按九合内志文曰：竹者为北机上精，受气于玄轩之宿也。所以圆虚内鲜，重阴含素。亦皆植根敷实，结繁众多矣。公（寅恪案，后注云“凡云公者，皆简文帝为相王时也”。）试可种竹于内北宇之外，使美者游其下焉。尔乃天感机神，大致继嗣，孕既保全，诞亦寿考。徽著之兴，常守利贞。此玄人之秘规，行之者甚验。

六月二十三日中候夫人告公。（孝武壬戌生。此应是辛酉年。）

灵草荫玄方。仰感旋曜精。洗洗（洗洗）繁茂萌。重德必克昌。

紫薇夫人作。

福和者当有二子。盛德命世。（福和似是李夫人贱时小名也。今《晋书》名俊容。）二子即孝武并弟道子也。（寅恪案，俊容，《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作陵容，当据此改正。）

同夜中候告。

（上三条杨书。又掾写。）

又《太平御览》六六六引《太平经》曰：

濮阳者不知何许人。事道专心，祈请皆验。简文帝废世子无嗣时，使人祈请于阳，于是中夜有黄气起自西南，遥堕室。尔时李皇后怀孝武。（刘敬叔《异苑》四亦载此事。）

据简文帝求嗣事，可知孝武帝及会稽王道子皆长育于天师道环境中。简文帝字道万，其子又名道生道子。俱足证其与天师道之关系。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知，要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王鸣盛因齐梁世系“道”“之”等字之名，而疑《梁书》《南史》所

载梁室世系倒误（见《十七史商榷》五五《萧氏世系》条），殊不知此类代表宗教信仰之字，父子兄弟皆可取以命名，而不能据以定世次也。（参考《燕京学报》第四期陈垣《史讳举例》第五十三《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条。）又钟嵘《诗品》上《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条云：

钱唐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原注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

按，仲伟所记此条，不独可以解释康乐所以名客儿之故，兼可以说明所以以“灵”字为名之故。钱唐杜氏为天师道世家（见后第七章），康乐寄养其靖室以求护佑，宜其即从其信仰以命名也。

又孝武帝名曜，字昌明，其名字皆见于紫薇夫人诗中。此诗为后来附会追作，或竟实有此诗，简文即取其中之语以名其子，皆可不必深论。但可注意者，天师道对于竹之为物，极称赏其功用。琅邪王氏世奉天师道。故世传王子猷之好竹如是之甚。（见《世说新语·简傲篇》、《御览》三八九引《语林》及《晋书》八十《王徽之传》等。）疑不仅高人逸致，或亦与宗教信仰有关。姑附识于此，以质博雅君子。

《晋书》一百《孙恩传》云：

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唐（见下第七章）杜子恭。而子恭有秘术。子恭死，泰传其术。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求福庆。王珣言于会稽王道子，流之于广州。广州刺史王怀之以泰行郁林太守，南越亦归之。太子少傅王雅先与泰善，言于孝武帝，以泰知养性之方，因召还。道子以为徐州主簿，犹以道术眩惑士庶。稍迁辅国将军新安太守。会稽世子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以其与元显交厚，咸莫敢言。

《晋书》八四《王恭传》云：

淮陵内史虞姚子妻裴氏有服食之术，常衣黄衣，状如天师。（会稽王）道子甚悦之，令与宾客谈论，时人皆为降节。恭抗言曰：未闻宰相之坐有失行妇人。坐宾莫不反侧，道子甚愧之。

寅恪案，道子虽从王珣之言，暂流孙泰于广州，但后仍召还任用，且喜裴氏服食之术，是终与天师道术有关。然则孝武帝、会稽王道子及会稽世子元显等东晋当日皇室之中心人物皆为天师道浸淫传染，宜其有孙卢之乱也。

至卢循之家世及姻党尚有可注意者。《三国志·魏书》二二《卢毓传》注引《卢湛别传》云：

永和六年，卒于胡中，子孙过江。妖贼帅卢循，湛之曾孙。

《晋书》一百《卢循传》略云：

〔卢循〕，司空从事中郎湛之曾孙也。娶孙恩妹。及恩作乱，与循通谋。

案，卢湛为范阳涿人，似与滨海地域无关。然《晋书》四四其伯祖《卢钦传》云：

累迁琅邪太守。

同卷附《卢湛传》云：

〔刘〕琨妻即湛之从母，既加亲爱，又重其才地。

《晋书》六二《刘琨传》云：

赵王伦执政，以琨为记室督，转从事中郎。伦子萼，即琨姊婿也，故琨父子兄弟并为伦所委任。及篡，萼为皇太子，琨为萼詹事。三王之讨伦也，以琨为冠军、假节，与孙秀子会率宿卫兵三万距成都王颖，琨大败而还，焚河桥以自固。及齐王冏辅政，以其父兄皆有当世之望，故特宥之。

案，刘琨为赵王伦死党，卢湛既与之之为姻戚，而伯祖钦又曾官琅邪，是其家世环境殊有奉天师道之可能。故因循妻为孙恩之妹，而疑卢氏亦五斗米世家。否则南朝士族婚嫁最重门第，以范阳卢氏之奕世高华，而连姻于妖寒之孙氏，其理殊不可解也。

又《魏书》九七《岛夷·刘裕传》云：

其（指卢循）党琅邪人徐道覆为始兴相。

案，徐道覆为循之死党，又循之姊夫（详见《晋书》一百《卢循传》）。其世系虽不可考，然为海滨地域之人，且以其命名及姻党之关系言之，当亦五斗米世家无疑也。

又《晋书》八《废帝海西公纪》云：

咸安二年十一月，妖贼卢悚遣弟子殿中监许龙晨到其门，称太后密诏，奉迎兴复。帝初欲从之，纳保母谏而止。因叱左右缚之，龙惧而走。

案，此事可参阅《法苑珠林》六九《破邪篇·妖乱惑众》第四彭城道士卢悚条。许龙或即许迈同族，卢悚或即循同族，彭城或为侨居之地，而非郡望。此皆无可考，不能决定（《魏书》九六《僭晋司马睿传》称徐州小吏卢悚），姑

附记于此，以见东晋末年天师道与政治之关系焉。

五 刘劭之弑逆

宋元凶劭之弑逆，实由于信惑女巫严道育。《宋书》九九《二凶传》（《南史》一四略同）云：

上（文帝）时务在本业，勤课耕桑，使宫内皆蚕，欲以讽励天下。有女巫严道育，本吴兴（今浙江省旧湖州府）人。自言通灵，能役使鬼物。夫为劫，坐没于奚官。劭姊东阳公主应阁婢王鸚鹄白公主云：“道育通灵有异术。”主乃白上，托云善蚕，求召入，见许。道育既入，自言服食，主及劭并信惑之。始兴王濬素佞事劭，与劭并多过失，虑上知，使道育祈请，欲令过不上闻。道育辄云：自上天陈请，必不泄露。劭等敬事，号曰“天师”。及劭将败，（濬）劝劭入海，挈珍宝缁帛下船，与劭书曰：“船故未至，尼已入台。原与之明日决也。”人情离散，故行计不果。濬书所云尼，即严道育也。当时不见传国玺，问劭，云：在严道育处。

《隋书》三五《经籍志·道经部》云：

（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

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

寅恪案，严道育以道字命名，生地为吴兴，号为“天师”。又唐法琳《破邪论》（见道宣《广弘明集》——及唐彦琮《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历举古来道士破家破国为逆乱者，如张鲁孙恩之类。其中有一条云：“道育醮祭而祸宋。出《宋书》。”则法琳亦以严道育为天师道也。凡此皆足以证其为五斗米教中人。故南朝元嘉太初之际宫廷之惨变，实天师道传入皇族中心所致，而其主动之人固与滨海地域有关系也。

六 魏太武之崇道

凡信仰天师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隋书·经籍志·道经部》谓“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晋书·孙恩传》亦言“三吴士庶多从之（孙泰）。”盖边海之际本其教之发源地。三吴区域或以邻接海滨，或以重要都会所在，居南朝政治之中心，为北来信徒若琅邪王氏等所侨聚之地。但《隋志》仅就南朝言之，其实北朝亦何独不然。兹节取旧史所

载魏太武崇道事，条列于后，以证成吾说。《魏书》一一四《释老志》云：

世祖时，道士寇谦之，字辅真，南雍州刺史赞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孙。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

《魏书》四二《寇赞传》云：

寇赞，字奉国，上谷人，困难徙冯翊万年。父修之，字延期，苻坚东莱太守。（东莱郡，今山东省旧登莱二府之地。）赞弟谦之有道术，世祖敬重之。

案，谦之自附于寇恂之后裔，故称上谷人。魏收亦谓其“白云”。明不足信也。但其父既任东莱太守，即曾居滨海地域。父子俱又以“之”字命名，是其家世遗传，环境薰习，皆与天师道有关，所以“少修张鲁之术”也。

复次，《元和姓纂》九《去声·五十候》条云：

寇，上谷昌平恂后，汉执金吾雍奴侯曾孙荣，荣孙孟，魏冯翊太守，徙家冯翊。

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寇臻志跋》云：

志称臻汉相威侯之裔，（寇）荣十世之允（胤），荣之子孙前魏因官道寓冯翊。

寅恪案，寇氏实以前魏时徙居冯翊，所谓困难或因官，其真伪姑不深论，考《三国·魏志》一五《张既传》云：

〔张〕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

故颇疑寇氏本为米贼之党，魏武帝平张鲁，遂徙其族于冯翊，寇氏自谓徙家冯翊在前魏时，实即后汉建安时，特以其时汉祚已危，魏武已霸主专政，遂混称为前魏时耳。此谦之所以世修张鲁道术之由来欤？（又《高僧传》一二《宋伪魏平城释玄高传》云：“释玄高姓魏，冯翊万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是玄高之母亦谦之之族也，附记于此，以备参考。）

《魏书》三五《崔浩传》略云：

崔浩，字伯渊，清河人也，白马公玄伯之长子。初，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岁余不息。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

又《魏书·释老志》云：

始光初（寇谦之）奉其书而献之，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于是上疏，赞明其事。世祖欣然崇奉天师，显扬新法。

又《魏书》二四《崔玄伯传》云：

（苻）坚亡，避难于齐、鲁之间，为丁零翟钊及司马昌明叛将张愿所留禁。慕容垂以为吏部郎、尚书左丞、高阳内史。太祖征慕容宝，次于常山。玄伯弃郡，东走海滨。

又《魏书》三五《崔浩传》云：

浩母卢氏，谿孙女也。

案，玄伯妻为卢谿孙女，即孙恩妹婿卢循之姑母，是崔浩、卢循两人实中表兄弟，其家世相传之信仰，自属天师道无疑。观浩剪爪截发，夜祷斗极，为父请命（参阅《梁书》四七及《南史》五十《庾黔娄传》）正似后来道家北斗七星延命之术。（今《道藏》为字号有《北斗七星灯仪》及《北斗本命延寿灯仪》等书，此等自为后世撰述，而《佛藏》密教部亦有《北斗七星延命经》，及其他类似之经殊多。颇疑此种禳祷之方译出虽晚，要是天竺早已有之，道家之术或仍间接传自西方，特不肯显言之耳。）至其不好老庄之书者，盖天师道之道术与老庄之玄理本自不同，此与浩之信仰天师道，并无冲突也。故浩之所以与谦之之道独有契合，助成其事者，最主要因实在少时所受于其母之家庭教育。况浩父玄伯既避乱于齐鲁之间，后复东走海滨，是浩之父系与滨海地域亦有一段因缘，不仅受母氏外家信仰之渐染而已也。（又浩宗人颐与方士韦文秀诣王屋山造金丹。见《魏书》三二《北史》二四。或亦崔氏本来奉道之旁证。）此点为北朝佛道废兴关键所系，前人似尚无言及之者，特为发其覆如此。

七 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世家

凡东西晋南北朝奉天师道之世家，旧史记载可得而考者，大抵与滨海地域有关。故青徐数州，吴会诸郡，实为天师道之传教区。观《风俗通》九《怪神篇·城阳景王祠》条，《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详述琅邪及青州诸郡淫祀之俗。（兼可参考《后汉书》四一《刘盆子传》所载赤眉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事。）又《江表传》“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之语，最足以见东汉末年天师道分布地域之情况，兹除去前已论及者外，略詮次旧记条列于后。

琅邪（晋琅邪国约当今山东省旧衮青沂莱四府东南境及胶州之地。）王氏《晋书》八十《王羲之传》云：

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次（子）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

案，《真诰》一六《阐幽微》第二云：“王虞为部鬼将军。”虞为凝之之叔祖，既领鬼兵，更宜凝之请以相助。夫琅邪王氏为五斗米世家，读史者所习知。兹特上溯其先世，至于西汉之王吉，拈出地域环境与学说思想关系之公案以供学者参决，姑记其可疑者于此，非敢多所附会也。

《新唐书》七二中《宰相世系表》云：

王氏

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县）。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议大夫，始家皋虞。（汉侯国，今山东省即墨县东北地。）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生骏，字伟山，御史大夫。二子：崇、游。崇字德礼，大司空、扶平侯。生遵，字伯业，后汉中大夫、义乡侯。生二子：岍、音。音字少玄，大将军掾。四子：谊、睿、典、融。融字巨伟。二子：祥、览。

《晋书》三三《王祥传》云：

王祥字休徵，琅邪临沂人，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

案，《唐书·表》所载世系，其见于《汉书·王吉传》者，自属可信。其后诸世当有脱误，然为王吉之后，要无可疑。今节录《汉书》七二《王吉传》推论之。传云：

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也。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圣质，总万方，帝王图籍日陈于前，惟思世务，将兴太平。公卿幸得遭遇其时，言听谏从，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跻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窃见当世趋务不合于道者，谨条奏，唯陛下财择焉。吉意以为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又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拙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云云。自吉至崇，皆好车马衣服，其

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蓄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

案，《后汉书》六十下《襄楷传》言：“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上水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

章怀注引《太平经·典帝王篇》略曰：

真人问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岂可闻邪？神人言：但顺天地之道，不失铢分，则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问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师曰：今太平气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断绝天地之统，使国少人。理国之道，多人则国富，少人则国贫。

案，《汉书》与王吉同传者有贡禹。禹亦琅邪人。其所言调和阴阳，兴致太平，减少宫女，令儿七岁乃出口钱，其旨趣与王吉相似。后来之于吉太平清领神书兴国广嗣之言，实不能外此。又《汉书》七五《李寻传》载成帝时，齐人甘可忠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其徒党夏贺良等陈说哀帝，以为成帝不应天命，故嗣绝，今宜急改元易号，则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哀帝从其议，改元太初，易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其言亦与后来《太平清领书》所记兴国广嗣之术约略相似。殆所谓齐学，即滨海地域之学说也。夫《汉书》既载“俗传王阳能作黄金”，则王阳当时所处之环境中作黄金之观念必已盛行，然后始能致兹传说。故据此可以推见其时社会情况。而应仲远不明斯义，转以此讥孟坚（见《风俗通·过失篇》），过矣。

又《真诰》一六《阐幽微》第二云：

（上略）夫至廉者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布帛。王阳有似也。（原注：此目应以夷齐为标。）高士中亦多此例。而今乃举王阳。当年淳德自然，非故为皎洁者也。王阳先汉人也（下略）。

右五条皆积行获仙，不学而得。

天师道以王吉为得仙，此实一确证，故吾人虽不敢谓琅邪王氏之祖宗在西汉时即与后来之天师道直接有关，但地域风习影响于思想信仰者至深且巨。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者，可谓上承齐学之渊源，下启天师之道术。而后来琅邪王氏子孙之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薰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此盖以前读史之人所未曾注意者也。

高平郡氏